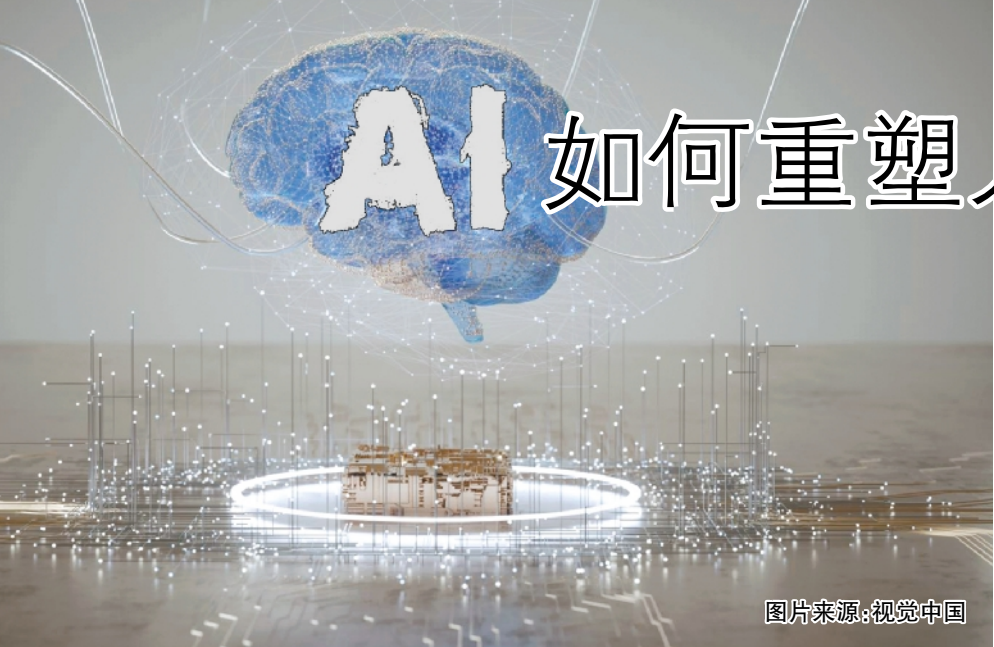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近日,一位车主在启用自动驾驶功能后发生车祸身亡,引来舆论对于无人驾驶能否实现的再讨论。人工智能(AI)发展对社会的消极影响一直是被广泛关注的话题。2018 年,著名华人科学家、人工智能研究者李飞飞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 AI”发展道路,她认为机器的价值观就是人类的价值观。在此之后,关于人工智能的人文讨论总是离不开如何赋予 AI 以人类的价值观、如何让 AI 变得更道德。

这种讨论只是理解人工智能与价值观关系的单一方面。最近,上海交通大学(以下简称上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学者们在剖析这一关系时,把视角对准了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价值观的塑造上,从而引导人们去思考另一个问题:在将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社会将构建怎样的价值观?

人工智能和价值观的互动

说到无人驾驶,总是离不开人工智能是否具有道德能动性的讨论。“电车悖论”常常被作为衡量人工智能是否具有最高道德的标准。这是伦理学中非常经典的思想实验,拷问一个司机是否会为了拯救五个人而撞向另一个人。问题是,人类自身也没能解决这个道德困境,如何期待一个机器作出更合理的选择?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笑宇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就评价了这样一种倾向。他认为,人们大多数时候谈的其实是一种幻想出来的高级智能,这些虚拟角色如同人一样会面临道德抉择和困惑。从幻想高级智能的角度来谈人工智能,固然有很多奇思妙想的有趣创意,但对理解这项技术的本质以及对人类文明的真正影响力,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这一观点与上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的学者们在《人工智能与价值观》这一新书中讨论的内容不谋而合,他们都希望学界和公众不要忽略技术本身对人类社会的塑造。

上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助理教授沈辛成经常给学生讲一个故事。拉链的发明对 20 世纪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这项技术一度受到抵制,原因竟然是它被视为是一种“道德败坏”的东西,因为一个人如果被选择使用拉链,就意味着他已经懒惰到连纽扣都懒得扣了。

这种不可思议的价值观念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无法想象的。“但这恰恰说明了,人类社会任何一个价值观的凝练都离不开它所处时代的技术基础。”沈辛成指出。

“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因为技

术和价值观之间从来都是双向互动的。”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黄庆桥表示,人工智能为人类的价值观体系的重塑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必然会对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产生不可避免的碰撞。

“需要强调的是, 价值观是社会文化的核心所在,文化的地域差异会使得社会价值观既有普遍性,也有地域特色。因此,人工智能在每个特定国家的发展方式,很大程度上会遵循既有的价值观念体系,我们仍然需要秉持和而不同的原则,避免走向极端。”黄庆桥说。

自由还是控制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经历了犯罪潮,监狱人口大幅攀升使得司法系统压力倍增,于是,一种预测二次犯罪风险的数据工具受到青睐。到了 21 世纪,科技公司开始为司法系统打造这类工具, 为司法程序提供更可靠的数据依据,从而减少入狱人数,缓解监狱的人口压力。

但是, 新闻调查组织 ProPublica 追踪了佛罗里达州布罗瓦德郡 2013~2014 年间的 7000 个案例,发现这种风险评估算法很不可靠。在被评定为会发生暴力犯罪的人当中,只有 20% 的人在此后两年内发生了再犯。最关键的是,算法将不同种族区别对待的现象很严重,黑人被错误标记的概率是白人的两倍。

类似的案例还有亚马逊在 2014 年开发的一套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这套系统用人工智能来分析筛选求职简历,通过给求职者打分,在一百份简历中筛选出“最好”的五位,直接录用。但一年以后问题就出现了,这个分析工具基于的数据是亚马逊此前十年的员工资料,该算法分析归纳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男员工比女员工更可靠。

“这不是工具制造商有意为之,而是喂给这些工具的原始数据就携带着社会的不公正实践。”沈辛成说,“人工智能并非社会偏见的制造者,它是偏见的继承者。”

美国人为什么如此热衷这些工具,追求对控制范围内一切信息的数据化和可计算化,把计算机处理能力融入决策过程中?是因为出现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技术吗?

“其实不然。美国社会的价值观中一直隐藏着控制性的一面,这是与其对外传播的崇尚自由的价值观追求截然不同的一面。”沈辛成说,“控制文化”是美国价值体系中一条一以贯之的伏线,数据分析工具就是这一文化价值观的结果。

他解释,二战以后,美国的自由主义在冷战中占了上风,也是他们主要输出的价值观之

■本报记者 胡琅琦

一。但在美国国内,那些大获成功的商业大亨们遵循的是另一套价值体系。他们靠着在产业中对于整个生产链条、每一个环节的高度数字化,把它们变成一个完全可控的流程,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升利润空间完成资本积累。这套价值体系也导致了美国企业界不可遏制的寡头化倾向。

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的商品化、中核化给这种控制文化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对效率、精确、标准化和中核化的要求可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沈辛成认为,当技术条件成熟的时候,潜伏的文化价值观就会浮现出来。

他还提到,由于人工智能的出现,使这套价值观以一种更为具象的形式展现,使得这种价值观的负面效应暴露了出来。它挑战了人们的道德,引发了质疑和反思。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工智能的应用也为美国社会正视和调整这种控制文化带来了转机。

“除此以外, 美国社会建立在自由主义之上的安全价值观也在迅速发生变化。”沈辛成说,过去,美国人对于安全的追求是建立在对私权的维护之上的。但 9·11 之后,《爱国者法案》的畅行无阻,已经证明了一个事实,无论在民间还是军政界,人机联动、全面布控都已经取代了对私权的维护,安全逐渐变为了人机互动中的无故障、无事故融合。“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工具增加了这一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而新的安全价值观又反过来为技术发展铺平了舆论道路。”

工匠精神、忠诚文化会消失吗

在太平洋的另一侧,日本是最先开始智能机器人研究与应用的国家之一,但在人工智能到来的时代,它的产业发展已经显著落后于美国和中国。

日本社会极度厌恶依赖心理,崇尚一种敬而远之的相处之道,这种文化形成了日本社会最大的隐私保护。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周正博士分析,日本人的隐私观念非常特殊,不同于西方的隐私意识,而是源自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除了公司同事,尽量减少与外部人员交流沟通。这种特殊的隐私文化对于人工智能时代的影响是巨大的。

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日本共享经济产业的发展。日本有比较完善的共享模式,从房屋租赁到服装物品租赁再到技能租赁。客观上是由于共享能有效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理论上在日本有很大的社会需求和发展空间,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一个重要原因是, 共享产业离不开大数据支撑。但信息公开对于高度重视个人隐私生活的日本人是一道难关。”周正提到,日本甚至存在一定比例的人群拒绝使用智能手机,只是因为害怕暴露隐私。

“另一方面, 日本社会产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日本的企业文化也和人工智能时代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周正分析,日本的集团主义社会有着独特的价值文化追求,长期以来形成了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平等主义。“但平等主义追求的不是机会均等,而是结果平等,这种文化也就催生了日本企业特有的终身雇佣制。它极大地增加了企业人员的稳定性,促进员工更加注重工艺和技术经验的积累,也使得日本能够一直延续它的工匠精神 and 忠诚文化。”

这套价值系统是日本战后经复兴的一

大助力,对新技术革命的创新来说却成为了沉重的包袱。周正解释,它严重阻碍人工智能应用产生的人员淘汰,也难以鼓励人才的流动、提升创新的活力。反过来,传统的终身雇佣制一旦被打破,企业员工的工匠精神、忠诚文化也将遭到破坏。“在日本社会,解决价值观念的冲突是人工智能时代所要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勤劳还能致富吗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 40 多年里,中国制造堪称中国经济的“压舱石”,而大量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则有力地托起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和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劳动力与大国崛起息息相关。

“从更久远的历史来看, 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农耕维系着社会的顺畅运转,无论从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上来说,人们都养成了以劳动获取生命尊严的意识。”黄庆桥谈道。

可是,机器自动化、智能化的应用将逐步替代许多岗位和职业。他认为,这种变化令人们的心里承受着不同程度的压力。

劳动的意义会被消解吗? 勤劳还能致富吗? 这是源于劳动价值的拷问。沈辛成认为,在此之前不妨先思考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究竟喜欢什么样的劳动。

“人的本性有懒惰的一面, 而且总想干自己想干的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而创造更多价值。这样的劳动追求是有普世价值的。”沈辛成坦言,“如果这种本质追求是成立的,那么人们应该反问自己:我们是在怎样的技术条件之下,习惯了在一种工作环境当中,靠重复的劳动、技术含量不高的劳动、不太展现个人价值的劳动来实现个人财富的累积,满足于有房有车地度过一生? 这种劳动价值观必须是一成不变的吗?”

在他看来,在思考人与机器的关系时,人们普遍认为,两者是直接竞争的关系,是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另外,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对于自己能干什么是缺乏想象空间的,因为大部分人的思维都会受到现有技术条件的限制。“如果大家相信,技术基础会变,人的能动性范畴也会改变,我们就不会对人工智能淘汰一部分劳动力这件事盲目悲观。”

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对于人工智能的焦虑,还来自于使用人工智能代替产业工人的公司的纳税方式是不合理的。这些公司产生的价值并未反哺给更多的人类劳动者。

比尔·盖茨曾经提到过这一问题:当一个工人今天在工厂里生产 5 万美元的劳动价值时,政府会从中收取所得税、社会保险金等;如果一个机器人做了同样的工作,难道不应该被征税吗? 为此,他主张,政府应该向使用机器人的企业征税,来救助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类劳工。

因此,沈辛成也相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一定会给现有劳动制度、福利制度带来根本性的颠覆,这是需要人类社会认真研究的问题。

“而勤劳致富的价值观也会进一步演变。比如,‘什么是勤劳’? 勤劳不再是不懒惰,勤劳是越来越讲究战略的、跨学科的、终生式的生存法则,需要在人工智能难以触类旁通的领域有技巧地发挥人作为劳动者的价值。”沈辛成坦言。

声音

“如果让我选择放弃现在所得的一切,回到年轻,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当然这不可能。所以我们谈论这个话题,也是希望年轻的朋友们,珍惜现在。”

——8 月 23 日晚,在“莫言”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最新一期推送中, 作家莫言用语音和文字如此回复读者“年轻好,还是老得好”的提问。

微信公众号“莫言”于 8 月 9 日开始推送文章,每周一晚 10 点发布内容,与读者分享莫言对文学和人生的想法。截至目前已推送四次,篇篇 10 万+,显示出文学界“顶流”强大的号召力。

“我是莫言,我想和年轻人聊聊天。”该公众号简介上写道。而谈及为什么想跟年轻人聊聊天,莫言表示自己“想向年轻人学习”,“使自己与当下这个社会最有朝气、最有力量、最有希望的一群人,建立一种密切的联系,从而使自己不被这个时代过早地淘汰,从而也使我的文学创作,能够充满鲜活的时代气息”。

在公众号上与年轻人互动的莫言,也展现出自己风趣幽默的一面,画风超萌,金句频出。被要求用三个短语来形容自己时,莫言说“饭量大、睡眠少、体力好”;被问及如果不当作家最想干什么,莫言说“打铁”;被问到今年追了什么剧,莫言回答了三遍《觉醒年代》。他用起网络流行语来也毫不违和。在回复网友“麦克斯韦的电磁波”的留言“我的次元壁破了”时,莫言说,“谢谢你这个电磁波,把我电得也很兴奋。你这个留言也让我的次元壁破了, 谢谢你”。莫言还表示,如果自己见到《觉醒年代》的演员于和伟,会对他他说:“于和伟瑞斯拜,于和伟 yyds。”惹得网友直呼:“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莫言。”

事实上,这不是莫言首次试水新媒体。2020 年 9 月,莫言就在抖音开了自己的账号并发布了第一条短视频,发布仅六小时就收获了十万多粉丝。



《只此青绿》剧照。图片来源:国家大剧院官方微博,牛小北摄

“紫禁城 600 年历程, 共有藏品 186 万件 / 套,如何保护好这份遗产,在保护的基础上再去挖掘其价值,是我们一直在探究的课题,最终成果更是要服务于人民的。而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是一次创新的尝试,如何呈现出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这个重任就交给当代的年轻人。”

——8 月 20~22 日,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将故宫名画《千里江山图》展现在舞台上,收获不少好评。谈及这部剧,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如是说。

《只此青绿》采用时空交错式的叙事结构,将剧情发生时间设定为现实中《千里江山图》即将展出之际,也是千年之前少年画家王希孟即将完稿之时,通过一位现代故宫研究员——展卷人,循着“展卷、问篆、唱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的篇章纲目,使观众徜徉在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传统美学意趣之中。

以舞蹈形式来表现博物馆藏品并不鲜见,最近即有大热爆款《唐宫夜宴》《龙门金刚》,而更早的则可追溯到上世纪的民族舞剧《丝路花雨》。

画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如何用舞蹈呈现? 创作团队想到了完成这幅画作所需要全部工序,包括纸、笔、颜料等,这其中就蕴含着许多传统工艺。“这些传统工艺的背后都是一个‘人’,王希孟作为画家是全剧主体,但他背后其实是无数平凡而伟大的默默无闻的工匠, 共同合力完成了这幅经典。”该剧编创徐琨蕊说,由此,这部舞剧的内核从无到有一步步建立起来。

此次舞剧的创排,是文物与表演之间的又一次跨界尝试。在完成北京的首演后,该剧将在 18 个城市进行 50 余场首轮巡演。

“这都是写诗带给我的,说话利索、莫名其妙的主持技能、送我一个导师、中文和外语来回切换——在校园里面写诗能给你意外的人生。”

——8 月 22 日,诗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胡续冬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 47 岁。消息传来,众多诗人、朋友和学生表达了自己的震惊、悲伤和惋惜。胡续冬曾在文章中回顾自己学生时代读书和写诗的经历,谈及写诗对自己的影响,他如此写道。

胡续冬,本名胡旭东,1974 年出生于重庆,1991 年考入北京大学, 先后在中文系、西方语言文学系(现为外国语学院)求学,2002 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后留校执教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胡续冬长期从事诗歌写作,被视为上世纪 70 年代出生诗人的代表性人物,著有诗集《水边书》《旅行 / 诗》和散文集《浮生胡言》(去他的巴西)等。

据胡续冬自述,他在上北大之前,是个有性格缺陷的人,口拙木讷,脾气暴躁。他当时还有一种智力上的自负,读的小说比较多,没怎么读诗。后在进入北大求学前的军训期间,同学给他推荐了一本《太阳日记》,读后,他彻底改变了对朦胧诗的看法。

后来,他开始不断写诗,因为写诗结交了很多诗人,渐渐地对自己进行了改造——变成一个喜欢跟人沟通的人、一个“话唠”;还接过五四文学社社长的位置,倒赔了很多朗誦会;后来还因主持技能出众,在央视主持过几年节目。

有人评价胡续冬创作的诗歌独具风格,如同从心中流淌出来般灵动自然。虽是学院出身,却没有匠气和学究气, 可谓是天生的诗人。还有人认为,胡续冬代表了北大校园文化的一段历史,他在北大的 30 年经历了这所大学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变化最大的 30 年,他的很多人生选择可能不仅是个人的,也是一代人的。

(艾林)

党旗下的百年科学印迹

科教兴国战略开启科技发展新时期

■王扬宗

1995 年 5 月 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5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决定》全文。5 月 26 日至 3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发表重要讲话。正如新华社当时的报道指出:“这次大会是继 1956 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并制定了第一个长期的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 1978 年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之后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对促进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我国科技体制形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70 年代末恢复发展。80 年代初,我国开启科技体制改革,通过改革拨款制度、发展技术市场、扩大科研机构的自主权等一系列措施,引导科技人员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挥科学技术在现代化事业中的关键作用,科学技术的改革开放发展取得了重大进展。由于物价上涨,国家对于科技事业的投入不足,也出现了脑体倒挂、人才严重流失、科技和教育滑坡等新问题。

当时王大珩院士曾说:“仅以科技投入来说,我国的投入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实

在太低了。工业先进国家的比例一般都超过 2%,就是印度也是如此,而且有的国家已上升到 3%。而我国多年来始终在 1%以下,而且还在滑坡。我国科技本来就落后,现在还要迎头赶上发达国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岂非痴人说梦? 到头来我国是人才外流,有的是多年形成的科学业绩,多年积累的科技基础无以继,却引进再引进,却不知消化创新。”

科教兴国战略的形成,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科技和教育事业的传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1956 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国务院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优秀科学家制定了 12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这个规划的实施奠定了新中国科技体系的基础,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一大批重大科技成果。1963 年初,周恩来总理在上海科学技术会议上指出,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等重要论断,迎来“科学的春天”。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 1988 年邓小平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要思想指导了 20 世纪 80

年代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体制改革。

世纪之交,人类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科技革命不断深化,科技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世界科技竞争趋于激烈。江泽民、李鹏、朱镕基等党中央、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大都属于理工科出身,他们熟悉科技教育工作,深知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必须夯实科技基础,改善科技工作的条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及时研判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发展态势,作出了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部署。

世纪之交,通过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国家逐步增加科技和教育投入,通过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等重大决策,引领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的轨道。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今的 20 多年,是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发展最好的新时期。科教兴国战略促进了全社会更加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的风气,进一步提振了人民的科学精神,提升了我国人民的科学素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几乎与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同步,对推动我国信息化产业的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变革都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总



1995 年 5 月 29 日, 本报关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报道。

之,科教兴国战略开启了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开创了我国科技教育工作的新局面,为 21 世纪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工作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